

宁青两地书

朱文蕙
刘禹轩 著

自從有了你

过社的生命
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空虚，
过社的日子
就留下一大張一大張的白紙。

自從有了你，愛的
生命展開了一片新天地，
為要珍惜這奢侈一般的歲
月乃想買一本日記。

還有一本給你，愛的。
請把你的思念和理想
還有你的歡笑和眼淚
都盡情地往頁面交織！

將我們的生命結成一骨體
寫心寫木情金重復這一段記憶
喜地占地一地九同聲喊出：
本原字原字原字原字著同一個主題！



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宁青两地书

朱文蕙
刘禹轩 著

自從有了你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从有了你：宁青两地书/刘禹轩，朱文蕙著；朱汐编.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9. 1

ISBN 978-7-5670-2110-5

I. ①自. II. ①刘..②朱..③朱.. II. ①书信集—中国—当代IⅤ.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6206号

出品统筹 臧 杰

责任编辑 于潇滢

终审编辑 张 华

装帧设计 良友创库·杨永辉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本社网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邮箱 cbsbgs@ouc.edu.cn

策 划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良友书坊

联系信箱 liangyoubooks@126.com

印 刷 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印 张 35.25

字 数 342 千字

印 数 1-2000

定 价 76.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请致电0532-87872799，由印刷厂负责调换

前言

朱汐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向你们奉上自 1946—1952 年两位年轻人写了七个年头的情书 265 封。书信的作者是我的父亲刘禹轩和母亲朱文蕙。

我的父母曾是抗日战争时期，1938 年跟随战时难童保育院和流亡中学逃亡到大后方四川的难童（母亲 13 岁，父亲 14 岁），几年后，他们先后考入以流亡学生为主体的国立六中高中部，成为校友。1944 年和 1945 年他们因分别考入重庆和成都的大学而分离。1946 年即抗战胜利的第二年，他们又各自随同自己的学校“复员”，回到抗战前的这两所大学各自所在的校本部——南京，继续学业。在南京，20 岁的父亲和 19 岁的母亲相逢并相爱了。

近几年，每当我阅读整理这些写在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泛黄发脆的纸张上的文字；这些随手拈来写在山东大学的作废试卷、书店广告纸后面的情书；这些从右往左用毛笔竖着写的流畅娟秀的小楷行书，或是从左往右用钢笔一边写一边苦恼着标点符号如何使用的信件；这些因为买不起邮票而“发明”的在邮寄刊物中夹张写着几句话的小纸条；这些各种颜色各式字体印着“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商行”“山东大学”“南京郊区工委会”“青岛中苏友好协会”……的纸片时，就仿佛跟我的父母一起经历他们爱情的萌动、苦恼、欢欣、误解、危机、绝望和幸福。跟他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

一起感受了抗战胜利后面对山河破败、骨肉分离，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社会动荡的痛楚和悲哀；跟他们一起满腔热情地参加了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大游行，目睹了1949年4月1日“四一惨案”；跟他们一起经历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大决战和更替，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地奋笔疾书；与他们一道全身心地投入每一次社会改革，深夜走在漆黑的山村小道上时为驱逐恐惧而歌唱；跟他们一起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淬炼……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精神上的“寻根”之旅，是对父母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全新认知。也是对人间最美好的感情——爱情的美好而又心痛的体验。

我在读父母……

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大概就是在大学校园里有过纯真的爱情并因这爱情一直相伴到白发苍苍。遗憾的是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留给父亲和我们的，是无尽的伤痛和怀念。

父亲刘禹轩1948年大学毕业来到青岛市立女中教书，后投奔到解放区。1949年青岛解放次日，即随军参与接管山东大学，并担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接管组组长、兼职《山大生活》主编和文学院、外语系的管理工作，1951年调至中苏友好协会负责宣传教学，1956年调至青岛文联，参与筹建《海鸥》文学月刊的工作，1980年落实政策后重回编辑部工作，离休后加入山大青岛业余大学的教学工作，至今笔耕不辍。七十年了，他在青岛确实是一位文化老人。在此我深深感谢青岛良友书坊将父母的通信集作为青岛文化史的一部分编辑整理出来，感谢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今日的中国海洋大学就是在山东大学当年的海洋系、水产系、地质系、生物系等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山东大学旧址就是现今中国海洋大学的鱼山路校区。

曾经，黄海之滨的父亲和钟山脚下的母亲在海浪和松鸣的夜晚用思念和憧憬书写着一首首爱情诗。

封面照片就是那个时期他们在宁、青两地的留影。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读过我父母的这些通信后说：“他们的一生值了。”

谢谢！

朱汐

2018年10月18日

于青岛海滨

***** 几点说明 *****

1. 感谢好友司瑞元先生将通信中的英文翻译为中文。
2. 因为父母在十二、三岁至二十岁时一直生活在大后方的四川，他们的信中有些四川方言，如把“玩一玩”写成“耍一耍”，“说给你”写成“摆给你”……还有个别民国时的用语，基本不影响阅读，就不加以说明了。

3. 关于书中的人名，因为是难童和流亡学生，父母一生交往最密切、友谊最深厚的是难童保育院的学生和流亡中学的同学。他们大学时代也基本是与同期考上中大的和金大的这些国立六中的同学来往。信中出现的人物大多数是他们。因为70多年过去了，我才整理父母的通信，除了个别人我有所了解，其他的人均无从知晓。我也希望借此书的出版，认识结交父母同学们的后人，了解他们父母及他们的命运。

目录

关于我的父亲刘禹轩和母亲朱文蕙



前言

一

〇〇二页

一九四六年

〇一四页

一九四七年

〇二〇页

一九四八年

〇九五页



一九四九年

一五一页

一九五〇年

二九六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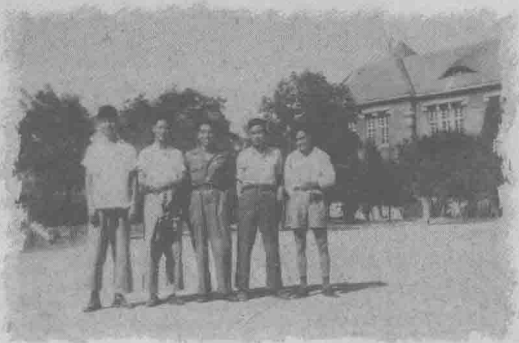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一年

四一六页



一九五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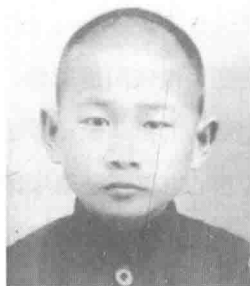
四九六页



关于我的父亲刘禹轩和母亲朱文蕙

朱汐

国难·童年·读书



※ 父亲小学时照



※ 父亲初中时照

我的父亲刘禹轩 1926 年生于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刘堂村。爷爷是深受孔孟“唯有读书高”影响的乡绅，再苦也要送儿子们读书。

我父亲五岁还穿开裆裤的时候，就跟随大他三岁的三伯父刘禹宪一起上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毕业。父亲说小时上学每天要来回走 40 多里路，好在家乡是大平原。

“抗战”爆发后的 1938 年，刚上初一才 12 岁的父亲跟随往大后方撤退的菏泽中学，与山东各地的三千多名中学师生历尽千辛万苦，徒步行走七千余里，跨鲁、豫、鄂、陕、川五省，历时一年零三个月，于 1939 年初春来到四川绵阳。由于长途劳累，营养不良，痢疾、疥疮、疟疾和肺结核流行，死亡的学生差不多有五分之一。



※上面是1940年父亲（中排右起第五人）随山东师生到达四川绵阳后第二年与全班同学合影。当时只有14岁，个子最矮，年龄最小

我的母亲朱文蕙 1927 年生人，祖籍是“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的安徽省蚌埠市凤阳县长淮卫镇，是朱元璋的后人。我的姨妈说过，日寇攻占前“长淮卫镇上半边街都是朱家的”。姥爷家除有田亩宅邸外，在蚌埠和海州（今连云港）有两家面粉厂。因姥爷不满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女方是李鸿章后人），跑到海州面粉厂做事，在去河南采购面粉时遇到同是逃婚在面粉商家做仆人的姥姥，两人一见钟情，结为夫妻。后来面粉厂失火倒闭，朱家不许叛逆的姥爷携家眷回朱家老宅，姥爷就在蚌埠跟别人合伙做些生意，母亲的童年基本生活在蚌埠市里。

日寇侵略中国后，1938 年安徽也沦陷了，姥姥家隔壁住进了日本人。那时姥姥即将生她的第 7 个孩子。挺着大肚子，每日脸上涂满了炭灰，躲在一个讨饭人住过的窝棚里。只有深夜才敢回家看看儿女。姥爷也不愿给日本人做事，于是全家跟着难民潮逃离蚌埠。在逃难的路上，姥姥生下来一个女孩，直接放到一个箩筐里，扔在田埂上了。

全家人一起随着难民潮日行夜奔，姥姥刚生完孩子脚肿的老高，就被乡亲们搀扶着逃离家乡，从安徽到河南，有火车扒火车，没有火

车步行，最后逃到汉口。全家住在收容难民的棚子里，姥爷每日一大早出门遍寻亲朋找活路，经不起长途劳顿只有三岁的文芸姨又生了麻疹，没钱治疗，全家眼睁睁地看着她病饿而死，临死前她有气无力地说出三个字“娘……我饿……”。

就在全家陷于绝境之时，由宋美龄任理事长、李德全任副理事长、邓颖超等任理事的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组成的“战时难童保育会”在汉口的街头分发传单，收养难童，一船一船地往大后方四川运送流离失所的孩子。姥爷姥姥就把我母亲姊妹四人，大的13岁小的5岁，全送去了。只留下唯一的男孩——7岁的舅舅文铨在身边，继续流浪。不多久我姥爷也病逝了。在离武汉8里路的铁道旁，一个好心的农民帮姥姥挖了一个坑，将姥爷埋葬了。姥姥拖着舅舅一路讨饭又回到了安徽凤阳老家。

我母亲姊妹四人随收留的难童们被船运到四川乐山保育院所在地一所大庙。一住下，不分男女，统统剃了光头（孩子们满头满身都是虱子、癞疮），穿上统一发的肥大的粗布装。从此，这些小难童们就过上了集体生活。陈米饭、咸菜，有时就是粗盐粒就饭。很难吃，经常吃不饱，孩子们有时甚至偷宿舍里点灯的桐油拌饭。但是在保育院她们可以上学。

母亲没有一张在保育院时的照片，或许那时条件太困苦了吧。

母亲保育院毕业后，和其他四名女生考取了乐山县苏稽女中（初中）。由保育院出面交涉，学校免除了保育生的学费，每个月回保育院背口粮交给学校。寒暑假就回保育院吃住。听我文华姨说，母亲在苏稽女中练了一手好毛笔字，回到保育院还教她跳舞，唱抗日歌曲。我母亲很少跟我提这些事情，或许是那个年代不便提吧。她只说过：“不好好学习没有饭吃啊，将来没法养活自己啊。”

下面是母亲初中在苏稽女中的三张照片：



※ 母亲（左二）演出舞蹈时的合影



※左图是母亲（站在最前面的）14岁的时候，在苏稽女中加入抗日童子军团时的合影。右图是母亲在体育课上跳高



※1944年，父亲(后排右一)与三伯父(前排左一)送别参加青年军同学时的合影。后排左一是赵明修(轩、蕙的书信有提及)

青春·爱情·新天地

在国立六中高中部，我的父亲母亲相识相知了。

1944年父亲同时考取了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四所大学，最后他选择了由南京撤退到陪都重庆的中央大学外文系，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我父亲都以好学闻名。他的同学说，宿舍熄了灯他就到走廊上去读书。

听母亲说她在国立六中时候也染上疟疾，俗称“打摆子”，也没什么药就是硬抗。躺在宿舍里将近一学期，隔壁就是一层木板坚硬的教室，老师讲课她都能听清，就这样也没留级，1945年她考上了抗战期间撤退到成都的金陵大学农学院。老师夸她说“朱文蕙是最聪明的”。



※1942年，母亲初中毕业后，和另一名保育生考取了设在绵阳的国立六中高中部。左起第二人是母亲



※父亲和三伯父刘禹宪（前排右一），与同时考取中央大学的原国立六中菏泽同乡朱其豪（前排右二）、刘玉璞（后排右一）等在中央大学的合影。刘玉璞是父母亲的终生挚友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年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分期迁回南京后，父母亲又一次相聚，他们相爱了。

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之后，却是残破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今天发饷，明天就变为废纸的通货膨胀，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腐，内战的爆发……父母和年轻的大学生们纷纷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中。1947年父亲在日记中记录了震惊中外的“五二〇”事件当天整个游行过程的全部过程，并且写到他见到了在金陵大学游行队伍中的母亲。此文于1947年6月1日发表在《观察》第二卷四十期，为保护父亲，编辑用读者来信的匿名方式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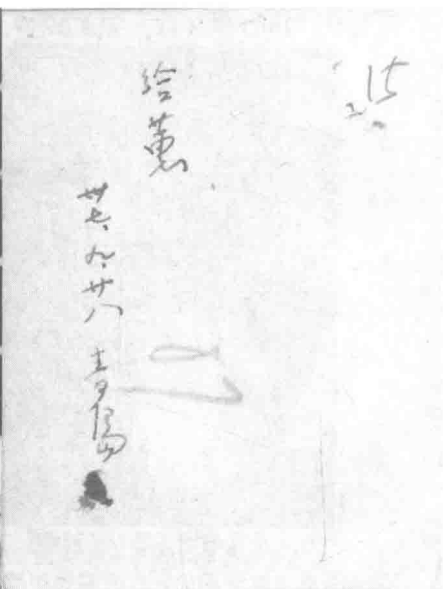
分别·宁青两地书·新天地

1948年8月，父亲22岁大学毕业，经人介绍到青岛市立女中教书，母亲仍在南京读书。

父亲在学校教书深受学生喜爱。他因发表不满时局的言论，被学校的线人告发，上了警察局的黑名单，恰巧有学生家长是特务，学生在家中看到这份黑名单后，哭着到父亲的宿舍报信，父亲和另一个老师连夜逃往解放区。

1949年6月3日青岛解放的次日，23岁的父亲随当时的军代表罗竹风接管山东大学，任校务委员会秘书、文学院接管小组组长，

* 汐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1月—1948年8月，父亲在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时，曾以“郝稼”“紫衣”“星宿海”等笔名在上海《观察》、南京《世纪评论》发表有关时局的评论和学生运动的报道，在上海《文艺复兴》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过短篇小说，在上海《东方杂志》和《文潮》发表过数篇译文，共计约30万字。



※ 1948年8月，父亲大学毕业，经人介绍到青岛市立女中教书。母亲仍在南京读书，这期间父母互赠照片并留言



※ 左图为接管山东大学后父亲寄给母亲的照片。右图是父亲在山大期间忙碌并快乐着、苦闷着。即便这样，每当夜深人静时，他还坚持创作了记录年轻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革时代思想演变过程的长篇小说《轨迹》。山大军代表罗竹风先生读了说“可以发表”，罗又推荐给山大校长华岗。此文在“文革”期间遗失

兼任校刊《山大生活》的主编以及部分教学工作。

1948年秋天父亲从中央大学毕业离开南京后，母亲仍在南京金陵大学，这时期她积极参加学运活动，加入了地下共青团的活动，在山东的父亲仍是非常关心国统区的学运活动，一再询问母亲参加的1949年“四一”学运的详情，母亲在信中也给予了详尽的叙述*。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分别在山东和南京的年轻的父母亲热烈地欢呼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母亲在南京解放后立即参加了南京郊区的土地改革工作，每天吃住

* 汐注：见本书1949年5月3日蕙的信。